

人文齐鲁 璀璨山东

6月9日晚，上合组织青岛峰会灯光焰火艺术表演《有朋自远方来》，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璀璨绽放。第二章“齐鲁鲁韵”中，青岛西海岸新区“胶南年画”闪亮呈现，三幅作品分别为：徐明斋的《春风》、纪伟伟的《春华秋实》和安蒙蒙的《小满苦菜秀》。这是总导演张艺谋和他的团队特意精选的。

胶南年画：大美在民间

□ 本报记者 逢春阶

6月26日下午，在青岛西海岸新区文化馆，记者见到了四位胶南年画创作者——陈明、徐明斋、庄向辉、田胜，饶有兴致地听老中青三代画家讲述胶南年画的故事，别有滋味。胶南年画弥漫着的泥土芳香、海风韵味、烟火气息、时代烙印、现代风格……给人以独特视觉享受。我脑海里涨满了天马行空的大胆想象，不禁感叹，大美在民间，高手在民间。

年轻人画画的热情被点燃了

胶南年画源于胶南县。为便于叙述，先对行政区域的变迁作个交代。青岛西海岸新区地域在历史上曾分属胶州、诸城，1946年成立胶南县，1956年裁撤马县人胶南，隶属昌潍专区。1958年胶南县划归青岛市，1961年复归昌潍地区，1979年1月再划归青岛市。1990年12月18日，胶南撤县设市，2012年胶南市、黄岛区合并，设立新的青岛市黄岛区。2014年6月3日，经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青岛西海岸新区，范围包括青岛市黄岛区全部行政区域。1989年，这里被文化部命名为“中国现代民间绘画画乡”。

“胶南年画”已经成为专属名词。68岁的陈明是胶南年画的领军人物，主要创始人之一。陈明说：“我喜欢年画，我们出生后第一眼看到的画就是年画，又看着年画长大，对年画感情深厚，不学自会，就像生在海边的人会打鱼一样。”

陈明1968年入伍，在北海舰队直属政治部宣传科，恰好董希文（巨幅油画《开国大典》作者）的学生高泉也在舰队当兵，陈明就跟着高泉学西画，打下了很好的绘画基础。

1979年前，昌潍地区管辖的潍县是全国三大木板年画产地之一，昌潍地区有一个庞大的年画创作群体，年画是整个地区的文化“主打产品”，胶南自然也在其中。

1971年，陈明退伍，后成为胶南文化馆美术组负责人。“胶南县革委会政治部副主任赵清溪，很重视年画创作，1972年上半年他提出：‘你们要办个班啊！’我骑自行车跑遍了全县除灵山岛外的30多个公社，选拔基层有一定会画画的美术爱好者，在当年9月举办了第一次大型美术基础知识和创作学习班，当时也不叫年画班，教着一帮人学画画就是了。王德是年画画出身，他教勾线，我就教素描。从这一起，县（市）文化部门年年都办两期以上美术创作培训班，并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办法，共培训暨辅导创作业余美术人员两千多人次。我记得学习班办完后，又留下几个人创作了一部分作品，专门搞了一次展览。正好是十一国庆节，在文化馆图书室，下面看报纸，顶上展览作品。当时的县委书记迟敬德带着全体常委参观，有滋有味地点评。平时县里的领导也经常过问。”陈明说。

年轻人画画的热情被点燃了！许多业余美术爱好者，在忙碌的农闲间隙与陈明和文化馆的美术干部们共同探讨绘画技巧。“有几个农村青年常在一起画画，其中一个女青年结婚了，婆婆安排了农活，其他几个伙伴就主动去帮着干，干完后再一起画画。全县工人、农民、教师、学生形成了学绘画的热潮。1976年，胶南已是昌潍地区14个县市区中年画创作的主力军，1977年昌潍地区组织全区画家集中在潍坊创作年画，胶南由我带队，李岱等画家创作的《小药圃》等作品广受好评，入选晋京展、巡回展。那阵子，又拍电影，又出画集印年画，很红火。”陈明说。

1977年，陈明创作第一幅年画《人欢鱼跃》，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，接着年画《如饥似渴》发表在1978年第一期《美术》封面。

划归青岛，靠啥出头？搞年画

1979年1月，胶南县划归青岛市管辖，12个区市文化馆业务相同，但美术专业干部和地域特点各有所长。

“当时的陆中立馆长起了很大作用，他找到青岛艺术馆馆长陈国贵（潘天寿的最后一批弟子）：‘你看我们胶南文化馆到底什么能出头？’陈国贵对我们的培训有些接触，他说：‘你们胶南，别的方面跟青岛各县市区比，差距太大，但是年画这块，他们都不比我们！’”陈明笑着说，“陆中立回来后，就决定主打年画。跟县领导汇报后，领导很重视，专门从财政上立了两千块钱的项目，作为活动经费。那时候，两千块钱，可是很了不得的事儿呢！我们的工资才30多块钱。”

“胶南年画”从什么时候开始正式叫起来的？陈明回忆，从1982年开始酝酿，推敲来推敲去，还是觉得以行政地域来命名，就叫“胶南年画”，1985年才正式定下来。

“1985年6月，胶南成立了全省第一家胶南年画学会，第一任会长陆中立，杨文德和我是副会长。就这样，很像样地把‘胶南年画’的名片打出去了。1986年，我们胶南被（北京）人民美术出版社定为年画基地。”陈明说。

“胶南年画”成了全市的牵挂。每次举办学习班时，主管部门的负责同志都亲临学习班讲话。举办画展或有关胶南年画重要活动时，县（市）委书记、县（市）长等负责人都应邀参加。还多次组织基础较好的业余作者到北京、济南、成都、潍坊、青岛等地参观画展，开阔视野，提高绘画水平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与国内普遍兴起的年画市场相一致，胶南年画也迎来了发展的鼎盛期，年画的题材着重展现农民的日常生活，表现形式极其具象：电视机、自行车、火车、服装、刺绣



青岛峰会上亮相的“胶南年画”——《春风》

等等生活中出现的新事物，纷纷入画，当然少不了的是农民、渔民那迷人、开心的笑脸……

青岛西海岸新区文化馆馆员、青岛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胶南年画代表性传承人田胜说，上世纪80年代后期，曾经有一位前辈年画创作者，一张胶南年画一次就印制了500万张，面向全国发行。那时每逢年节，家家户户都贴年画，而彼时年画更突出的是其实用价值。

他们不知道谁是马蒂斯

胶南年画走到了1988年，陈明他们觉得，“胶南年画”在当地已经成为响当当的品牌，但是还得从学术层面上有个权威说法。“第一个想法，先到北京搞。我们开始先联系的是崇文区文化馆，当时崇文文化馆是全国先进文化馆，联系得差不多了，但总觉得还缺点什么。最后就联系文化部社管局，决定在中国美术馆展览。你想，一个县到中国美术馆搞展览，想都不敢想啊。好事多磨，折腾来折腾去，我记得，展览前言是李肇星亲自修改的。”陈明说。

1989年1月11日至22日，《山东胶南民间美术作品展览》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幕。展出的一百余名作者的250幅年画、剪纸作品，引起首都美术界各级领导和专家的重视。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、中国美术馆馆长、著名雕塑大师刘开渠为展览题名，美术界的专家邵大箴、姜维朴、杨先让、李寸松、马克、漫画家丁聪、油画家高泉等看了，眼前一亮，觉得跟他们教的东西不一样，反映当地的农民生活、渔民生活，生活气息扑面而来。学院派专家们都有一种新鲜感。当天，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了，新华社发了通稿。

文化部出国展览中心联系出国展览，文化馆重新组织人搞创作。1991年4月5日，胶南年画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展出。这是我国首次在阿根廷举办民间年画展，共展出70多幅年画作品。阿根廷全国文艺基金会主席奥斯特·斯瓦拉参观画展后说：“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漂亮、这么富有中国民间特色的艺术作品。人民美好的愿望和丰收后的喜悦心情，在画面上都得到充分的表达。”

随后，又有200多幅胶南年画分别到乌拉圭、厄瓜多尔、加拿大等国展出，受到广泛好评，许多作品被外国友人收藏。

“我们展览的时候，一个外国画家看了说，这个像马蒂斯。当时是陆中立局长去的，他说：‘我们这些人，不知道谁是马蒂斯，就是画了自己的认识，画了自己的生活，画了自己的感觉。’胶南年画很具有现代性，很具有国际性。后来山东电视台国际部把100多幅胶南年画作品拿到加拿大展览，还拍了一部专题片。再后来到新加坡等国展览。”陈明道。

胶南年画近半个世纪经历了不断迈进、超越的过程。从最初胶南的“胶南年画”，到改革开放初期青岛的“胶南年画”、山东的“胶南年画”，再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的“胶南年画”、世界的“胶南年画”。

一幅幅作品是几代人心血所凝！透着地气与灵气，涟漪一般，扩散于四面八方。政府给力，画家出力，加之雄厚的群众基础，胶南年画就有了底气。

胶南年画一点点地成长着

胶南的基层作者开始创作的年画，由于受地域习俗和作者文化素质的限制，在表现形式上有受潍县木板年画影响，有的吸收了工笔画、国画、上海月份牌年画及其他画种的一些艺术特点，基本上处于一种模仿状态。而陈明和辅导创作活动的文化馆美术干部们，大部分受西方美术教育体系的教育或影响，以严格写实方法入门，强调“真”“像”，与民间绘画作者

所掌握的技法截然不同。

陈明说：“1985年以后，通过对一些业余作者不同的身份、生活经历和创作特点进行认真分析，找到了一些民间年画自身发展的规律。这些业余年画作者比较年轻，大部分具有高中以上的文化水平，思想活跃，接受新事物快，富有想象力，表现力比较强。他们从事不同职业，生活丰富多彩，有很好的创作基础，但普遍缺乏写实的基本功。因此，我们在辅导创作的时候，首先强调选用画作者最熟悉、最喜欢、最能‘上画’的题材，发挥自己特长进行创作，辅导教师在不违背作者意愿的基础上进行指导。经座谈讨论后，作者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画成若干小草图，从中挑选出作者和辅导教师都比较满意的，再相互提一些建议，由作者选出其中最喜歡、构思构图较好、又有把握画好的一幅画成大稿。小草图和大草稿完成后，再相互研究，最后画成正稿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作者既要学习别人的长处，又要注意保持自己作品的特色。不管谁提的建议，只有在作者理解并接受的情况下，才可以改动画面，绝对不要把别人的意见或表现手法强加于作者。这样，经过几个反复，一幅画才正式完成。”

经过陈明等人的悉心指导，创作人员长期不懈努力，胶南年画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。

“刘汉进自己是印刷厂小老板，1985年参加了15天年画创作班，画了一张《锦绣旗》。他说为了这张画，工厂基本上停工了，15天不去挣钱了。”陈明笑着说。

采访陈明，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笑容，笑得灿烂，笑得开心，笑得让人放心、暖心。特别是说到自己的弟子们获奖的时候，他能笑出眼泪。

陈明有格局，有情怀。他让我想起了丹纳在《艺术哲学》中说的话，产生好作品需要两个条件：一个是艺术家自发的，独特的情感必须非常强烈，能毫无顾忌地表现出来，不用怕批评；二是周围要有人同情，有近似的思想在外界时时刻刻帮助你，使艺术家心中的渺茫观念得到养料，受到鼓舞，能孵化、成熟、繁殖。“人的心灵好比一个干草扎成的火把，要发生作用，必须他本身先燃烧，而周围还得有别的火种也在燃烧。两者接触之下，火势才更旺，而突然增长的热度才能引起遍地大火。”

没钻象牙塔，一直在泥土里

陈明与胶南年画已经融为一体。陈明说：“从事了一辈子基层群众文化工作，只是尽心尽力做事而已。我觉得一个‘群文’工作者，应做到上可在京城和国家领导人或名家平静交谈，下可在农村坑头和农民作者热烈交心。文化艺术普及，专业协会、院校不大做这事儿，他们也许不屑于做。但是这块得有人做，持续不断地做。”

陈明讲了一个细节：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天，他到山村看一农民作者，那家人的炕上席子破了几个窟窿，还粘了地瓜皮。那作者有点不好意思，陈明二话没说，脱了鞋上炕盘腿而坐……

我说走出象牙塔，嗅到的是泥土的芳香。陈明说：“我们压根就没钻过象牙塔，一直在泥土里！”

美术在民间，智慧在民间，大师就在我们身边。数不胜数的群众文化工作者，就是扎根大地的“大师”。他们的劳作，超过了某些追逐名利的名家，他们不讨好潮流，不讨好市场，没有被市场所裹挟，埋头真实地反映生活。他们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健康文化的根脉，他们是文化艺术的种子，在基层的土壤里生根开花绽放异彩。

听陈明解读胶南年画，是一种享受，他没

有半点故弄玄虚，都是实话实说。

陈明说，胶南年画使用较纯的原色，同时吸收国内外一些现代绘画流派的某些色彩特点，因而画面新鲜又有整体感。如农家姑娘李增梅的年画《菜园》，又大又嫩的卷心菜，有规律地排列在画面上。鲜艳的菜品统治了整个画面，但每颗菜的色彩还有其微妙的不同，加上菜园中身着红装的姑娘和小花草及小鸟的五颜六色，使画面色彩既统一又丰富，既鲜艳又不俗气。胶南年画在绘画工具和颜色材料使用上随心所欲，不拘常规。青年女工王纹在创作年画《转团圆》的时候，画一群娃娃的脸蛋用笔怎么也画不出自己想象中的效果，她偶然从自己平日面部化妆中得到启发，就把用在脸上的化妆颜色按化妆的方法用手抹在画中娃娃的脸上，取得了与众不同的好效果。

胶南年画在造型上，不求形似求神似。不管画面中的人或景物是否合乎实际比例关系、透视是否正确，只要人们觉得顺眼、好看就行。尤其是动物，都画得很漂亮，常见的如鸡、鹅、牛、羊、猪、狗等，身上画上花及装饰图案。动物的眼神及面部表情常常赋予人格化夸张，或高或矮、或长或短，都根据画面需要而定，而不必受实际形体的限制，从而大胆、自由、无拘无束地反应作者内心的追求。牛宗兰创作的《群牛图》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。

胶南年画运用简洁、饱满，装饰的构图，跳跃、统一的色调，稚拙、朴实、夸张的造型，创造出地方特色鲜明、具像抽象共存的美术艺术风格。胶南年画《如饥似渴》在《美术》杂志封面上发表后，先后在《美术》杂志上发表的评论文章就有五篇。

有“土味”也有“洋味”

陈明见证了胶南年画的萌芽、发展和鼎盛。时代在变，胶南年画的实用功能也逐渐弱化。随着年画市场的萎缩，年画创作者渐渐地不再迎合市场需求，开始转向纯艺术创作。从某种程度上而言，人们审美情趣的变化，也推动了年画向更深层次发展。

胶南年画的作者们，开始尝试转型。徐明斋没想到自己的作品《春风》能亮相青岛峰会。但能被选中，绝不是偶然的。《春风》这幅作品，描绘的是，在阳春三月，大地如茵，阳光明媚，一群青年男女和小朋友结伴迎着和煦春风，踏着春天的脚步，尽情地放飞欢乐。整幅作品背景用冷色调，风筝和人物用暖色调，衬托主体，突出主题。风筝造型融合中国传统经典吉祥造型，中国龙、狮、蝴蝶、春燕等，作品表达出我们美好的生活。

徐明斋可谓胶南年画的画痴。他原来是地毯厂的设计人员，曾经到青岛纺织工学院进修过。徐明斋把地毯设计上的一些特点运用到年画上。他说：“地毯图案跟年画有关联性，地毯图案设计基调是吉祥、喜庆的，跟年画主题一致。地毡色彩鲜艳，构图大胆，运用到年画中，显得工整、亮丽，构图也更饱满。”

陈明补充说：“明斋的探索，很有意思。地毯设计的装饰性和块面颜色的要求，跟一般绘画不太一样，他把这些东西加进去，内容就更丰富了。过去的年画，线条是很重要的表现形式。而明斋的年画，线在上面并不是最重要的，倒是色彩的铺排，有层次感。”

53岁的徐明斋，从事胶南年画创作30多年，特别注意新人的传承培养，进入新世纪以来，他自己开办了青岛市黄岛区明斋画院，每年培养学生小画家上百人。

而女画家庄向辉，把民间剪纸这种形式吸收到她的年画中，逐渐形成她的风格。陈明说：“庄向辉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学画，一开始给人感觉是画得密密麻麻的，像老嫗纳鞋底，刺绣的一样。有位专家评价她的画，耐看，每一笔从这里到那里，引申了看，有看头。”

庄向辉说：“1990年我到文化馆学习画画，那时候什么也不想，也不从构图上、色彩上想，自己想什么就画成什么。我看到剪纸很好，我想如果把剪纸放在年画中，一定也不错。尝试画的第一幅画是《放飞》，在2005年全国农民画展览上获得了银奖。一般剪纸都用红色的，我用了各种颜色，两个小孩和天空放着的很多风筝，都用了不同色彩。后来又画了《花季少女》，在2012年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画展上获得了优秀奖。我就问专家，我这幅画好在哪儿？专家说：‘你的这幅画很特别，不是千篇一律的那种，融入剪纸这种形

式，让人眼前一亮。’专家的话一下子点透了我，就是要独特。以后年画，就采用剪纸的技法，跟别人不一样。”

庄向辉把胶南年画制作成挂历和台历，扩大影响。有一幅画，在2004年还印成了中国邮政的邮票。

将剪纸艺术、水墨画法，甚至西方油画技巧与木板年画技艺巧妙融合，使得画作既有地道的“土味”，也有“洋味”。这种运用简单、丰满、装饰的构图，跳跃统一的色调，稚拙、朴实、夸张的造型，创造出具有鲜明地方特色、具像与抽象共存的独特艺术风格，是很多胶南年画的共性。

陈明还举例说，农村姑娘牛增娥画的《扎糊棚》，采用局部组合的方法，把多视觉的四面墙壁加上顶棚全部有机地组合到画面中，一家男女老少从四个方向朝着画面中心集中，福祿满堂，人寿年丰，喜庆有余，欢聚一堂。加之采用了一些民间剪纸的表现手法，使整个画面丰富多彩，主次分明，是胶南年画中的一幅佳作。

胶南年画中各种海的姿态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传统的画，海水是空白，而胶南年画作者们眼中的海是灵动的，飘逸的，以海为背景，画出了“掣鲸鱼于碧海”的气势。胶南年画的海是诗意的海，是融天的丰满的海，是让脑海激荡的海，是“海大海天”的海！

胶南年画的启示

胶南当年作为一个新县，论人文古迹，远的不说，近的比不上诸城、胶州、日照；论民间艺术，茂腔、剪纸等已被兄弟县市打出旗号。大家都在创作年画，但胶南年画坚持下来，创出了影响，做成了品牌。他们的成果证明，地域文化品牌是可以培育、铸造的。

胶南年画的生机，首先来自政府的支持。此前的不讳说，仅就今年上半年，政府就搭起多个平台：一是密集举办胶南年画展，达到月均一次；二是到北京等地参加展览；三是举办培训班。据了解，从6月29日开始，青岛西海岸新区现代民间绘画（胶南年画）创作培训班，参训学员60余人，为期16天。

胶南年画的发展，还来自一批痴迷的追求者。以陈明为代表的年画作者群，甘于寂寞，默默坚守，一以贯之。无论从事什么工作，都不放弃对胶南年画的追求。

在年轻人中，38岁的田胜是一个代表，他是青岛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“胶南年画”代表性传承人。田胜出生在张家楼镇山家村，从小接触胶南年画。在他们村子里，画年画的人很多。

6月27日上午，田胜陪我参观了“张家楼籍胶南年画作品回乡展”，共展出张家楼镇20位本土年画艺术家作品近30幅。田胜说，加上他，他们村就有刘汉进、逢曾伟、逢本伟、葛秀福、王桂香6位入选。

田胜介绍起胶南年画如数家珍，兴奋处如同介绍自家祖传之宝般两眼闪烁着光芒。大到对各个地域的民俗及生活，小到一张网的走势及鱼鳞片，都有着独到的见解与细致的观察。我被田胜的介绍迷住了，我被胶南年画迷住了！

胶南年画顽强的生命力，还来自于紧跟时代步伐，与时俱进，与需俱进。1972年、1986年、1992年、2004年、2015年……看着美术馆里不同年代的胶南年画，从内容到形式的嬗变，非常明显，静观一幅幅画作，你能明显地感受到时代前进的脚步声。

继承传统是对的，但只知模仿古人，千篇一律、甚至千篇一律，缺少创新、缺少时代气息、缺少地域特点的所谓美术创作、美术教学等等现象比比皆是，这样的现象，应该怎么看？值得人们深思。政府对类似胶南年画这样的艺术创作应该予以倡导，大力扶持。

今年年初，中国文联副主席、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、山东省文联主席潘鲁生来此调研，对胶南年画给予很高的评价，他说，胶南年画传承了民间木版年画的风格，同时吸收了其他民间绘画和工笔画等造型方法。既讲究严谨的构图形式，又注重题材内容的表现，他们长期在生活中积累的生活素材，形成了富有地方特色的民间绘画样式。目前胶南年画已形成了反映现实的乡村生产、生活、民俗等一系列作品。通过贴近民生的叙事方式，记录着社会的变迁，通过艺术创新的民间绘画符号，倡导正能量、积极向上的生活理念，形成了乡风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。

采访短暂，但有不少感叹，群众政府重视，领导有要求、作者有追求、民众有需求，半个世纪，一以贯之。胶南年画的牌子能不亮吗？这是扎根基层的群文工作者与民间作者共同创造出的崭新文化品牌，下接地气，上接天气，是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。

我多次报道过艺术家们的文化下乡活动，艺术家们下基层很受欢迎，但是住的时间太短，频次太少，有的活动甚至流于形式，有水过地皮湿的遗憾，无法满足基层百姓的文化需求。胶南年画的经验启示我们，政府应当多做播撒种子、培育扶持基层文化人才，让文化艺术在大众的土壤里生长繁荣的工作。



年画家们在研讨的场面(右三为陈明)